

# 工程人生

## 香港基建五十年

周子京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興偉中心十四樓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3

ISBN 962 209 633 6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封面照片及封底內頁地圖，鳴謝路政署。  
封面內頁地圖，鳴謝規劃署。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彩印製作有限公司承印

# 目錄

序 (劉正光)	vii
前言	ix
1. 少年求學	1
2. 香港大學	13
3. 蓄水大壩	28
4. 市區道路	37
5. 排水除污	47
6. 西歐考察	56
7. 公路運輸	66
8. 跨海大橋	79
9. 國際機場	93
10. 鐵路系統	102
11. 山海隧道	114

12.	海港設施	127
13.	市區拓展	138
14.	沙田與將軍澳	153
15.	環保美化	166
16.	顧問工程	180
17.	建築合約	192
18.	項目管理	208
19.	工務組織	221
20.	公務歲月	233
21.	教育培訓	245
22.	寫作研討	258
23.	國家情懷	269
24.	社會服務	283
25.	家庭生活	295
26.	生活片段	306
	後記	318
	附錄一 寫作及專訪目錄	319
	附錄二 旅遊集句	323

# 1

## 少年求學

1934年我在香港出生。小時隨祖母遷居廣州和鄉間，六歲回香港入學。其時父親在港營商，祖孫二人寄居在油麻地朋友家中。樓上有間「育德」家庭式小學，校舍只有小小的一層樓。不同年級分坐一堂，每班不過幾名同學，校長連老師就是夫妻二人。這一級認字，那一班抄書，輪流教習。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風起雲湧，由瀋陽開始，蔓延全國，1937年蘆溝橋事變，點燃了八年抗日戰火，至1941年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入侵香港之前，祖母帶我們避居澳門，葡萄牙政府在大戰中標榜中立，局勢比較安定。初時住路環島，環境惡劣。家居簡陋，夜間照明油燈昏昏暗暗，閃爍不定。用水要去街旁水井吊取，柴草在附近山坡採割，我小小年紀也得幫著挑水擔柴。

島上只有一間「強華」私塾，也是校長夫婦二人主理，地方較大，有前後兩個課室，學生也多些。牆上掛了孔夫子像，全部學生早上在像前致敬，再向校長行禮，然後上課。在那裏讀小學三年級，成績甚佳，考了第一。校長很喜歡我，雖然校中有高年班的學生，在學期結業禮中還是要我向全校師生及學生家長致詞！之前在校長提示

下，寫了講詞，回到家中，站在床上模擬練習。這時我不過七歲，第一次站在台上演說，居然還中規中矩。

不久家居搬到澳門市區盧九街(盧九為當時澳門富商，以賭業致富)，整條街由數十間單層小平房組成。祖孫母姊四人同住，我也轉入培正小學，校舍為盧家故園，地方寬廣，亭台樓閣，假山池塘，九曲橋蜿蜒水上，夏荷盛開，紅蓮滴露，環境清雅，較諸前時校舍，不啻天淵之別。但學費也是「一流」，每學期廿多銀圓，當時輔幣使用內地的雙毫銀幣和銅仙，本地銀行鈔票流通不多。

戰時生活艱苦，米糧量少價昂。我們多是吃混和番薯藤葉的粥。為了幫助家計及繳交學費，僅七、八歲的我，也得獨自上街做小販賣火柴。整筐火柴買進來，分拆出售。那時居民很窮，整盒火柴也買不起。一盒要分為四份出售，銅幣一仙一份，有火藥邊的空盒也要一仙。

每日放學回家，便去附近街市路旁擺檔，用火水罐托著鐵盤，上放一份份火柴。每天也有數十仙生意，有時碰上葡籍警察踏著厚重的皮靴，咯咯走來，一聲「走鬼」便立即驚惶失措，肩上掛著座罐，雙手捧著貨盆，走上附近樓宇梯間暫避，到靴聲遠去，又重張旗鼓。幸好從未被拉去警署受控「阻街」。回想起來，很佩服當年自己的勇氣。

培正是教會學校，宗教氣息薰陶之下，我參加了聖詩班，在節日上台合唱，又在宗教故事演講比賽中獲獎。讀聖經，唸禱文，幾乎領洗入教。在那裏唸了年半，班中成績名列三甲，多次上台領獎。當年的小學主任是李孟標先生，他戰後回到香港，出任培正中學校長多年。培正也成為香港中文中學名校，人材輩出。

由於四年級成績優異，班主任安排我參加五年級的暑期補習班，期末考試及格，可跳上六年級。其他科目也還

罷了，英文卻最吃不消。自修由字母學起，練拼音，沒有教師，只靠姊姊略加指點。

生計日絀，暑假未完，父親勒令母姊再度回鄉，祖母則堅決為我續學，遷往廣州，投靠二姊。她在當地市立第一中學任實驗室管理，我因她關係，不用交學費。在入學試中，她還勸我再考高一級，她說培正的水準應該比廣州的學校更高，結果，九歲的小四學生居然能考上初中一！

市一中位於市區北面，佔地甚廣，校園幽雅，以前是南海書院。校長黃佐朝先生，後來移居香港，是文化界知名人士。面試中他見我身材矮小，年紀又輕，告訴我中學裏很多會操應付不易，勸我轉入附屬小學六年級，也算跳了一級。我只用了四年時間完成小學課程，畢業時剛滿十歲，和現在學制比較，三年幼稚園，六年小學，十二歲畢業，我在學少五年，卻早了兩年畢業。

小六時功課也很好，科目裏英文卻換了日文。那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汪精衛在南京另組政權，成為日本政府的傀儡。從書本上讀到列強侵略的種種慘況，特別是日本人的兇橫暴行，腦中不禁產生反抗意識，不喜學習日文，連考試也拒考。雖然如此，靠著平常分數和其他科目成績優異，我仍是全班首名，上台接受小學主任蕭慧靈老師給我的品學兼優獎狀。想不到五十多年後，香港報章有蕭女士退休生活專題報導，報上相片依稀相似。結果登門造訪，師生相認，給她看我保存了多年的獎狀，上有她的簽名。互訴當年往事，彌感親切。她酷愛運動，曾在香港聖士提反書院任教多年，現已年屆九十，是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熱心人士之一。

戰爭期間，空襲頻仍。上學途中不時突遇警報，交通封鎖，躲在騎樓底下，可以看到現場空戰。高射炮火轟向天空，彈煙似朵朵白雲隨風飄蕩，炸彈撞下，爆發震耳的

響聲。見到戰機被擊中，帶著黑烟尾巴衝下市區，恐怖之極。月圓之夜，空襲特多，除了飛機炸彈，還加上閃耀黑夜的照明彈，和屋宇被炸後的火光。刺耳的警報聲一起，人們便紛紛覓地躲避。有一次傳言，說會轟炸我家附近。結果真有一枚炸彈落得很近，家中的大門也被震開，玻璃窗破裂。五十多年後，我在廣州沿當日上學的路線，由舊居步行到當日校址，用上半小時有多。原校舍已拆建為另一中學，途中避空襲的屋宇卻還屹立。

不久又搬家到西關荔灣附近，上學也要步行大半小時。雨天內街水浸，還得帶上木屐換上，摺起褲腳，涉水而過。初中一年級，轉往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原址為培英中學，離家居甚近。每天早上齊集操場參加升旗禮，洪亮的號角聲中，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徐徐升上，然後集體早操。星期一早上周會還有校長致詞，齊唸總理(孫文)遺囑。每有慶典，列隊前赴中山紀念堂集會。大堂的建築美奐美輪，黃牆藍瓦，氣派莊嚴，堂內無柱，三千多座位排列整齊，印象深刻。數十年後，仍是廣州的名勝。

在廣州的幾年，烽煙處處，生活艱苦。搬了幾次家，都是跟著二姊。雖然不用交租和學費，為了補助生計，我又開始另一段小販生涯，在住處街口擺設茶檔，顧客以黃包車夫為主。當時當地用的是儲券，十元一碗清茶。在家裏用大茶煲盛茶拿下檔口，逐碗斟滿，放在盆子上擺賣，車夫放下客人，口渴便來光顧。後來擴張營業，在茶檔旁又經營出租圖書。附近住客可放下按金，把書拿回家裏，看畢交還，自己有空，也時加翻閱。平日由一位親戚看管，假日和放學後就由我主持。幸好沒受人欺負，也不必像澳門時般「走鬼」。

1945年世界大戰結束，抗戰勝利，舉國為之歡欣雀躍。廣州城內牌樓處處，張燈結綵，慶祝光復。國軍入城



的提燈晚會，我亦躬與其盛，非常興奮。學校校舍退還培英中學，回復舊稱。我也留在該校升讀初中二年級，教師中有教音樂的韋翰章，圖畫有何漆園，各具才華。這年還當上了童子軍，穿制服、掛領巾、戴帽子、持軍棍，參加露營、結繩、旗語、追蹤等各類活動，非常有趣益智。還考上了銅章，學業上也獲授第一名獎狀。

1946年父親在港生意復甦。祖母攜我又回到香港來，報考培英，放榜得錄。但校方卻以學生人數不足不肯開班，只好轉往鄰近的西南中學，升上初中三年級。校址在西半山，我家在普慶坊，每天上學往返一大段路。學校教師一般都很負責，科目水準也頗高，尤以數學為然，一襲長衫的方老師，瀟灑儒雅，談吐清新，給我很深印象。

這年父親生意興旺，午茶夜宴應酬多。家庭經濟雖好轉，但我仍是節衣縮食。父子雖同住一屋，卻多是到星期日早上才能見面。父親是英文書院出身，他希望我轉讀英文學校，肯在我身上花一些時間，開始督促我進修英文，以應付入學試。幸好不負所望，考入聖保羅男女中學第四班，相當於中文中學制高中一年級。(當年的英文中學班級次序與今日學制不同，第四、三、二班相當於現在的F3、4、5。第二班是畢業班，最高的一班是大學預科班，等於現在F6低班。)1947年9月，我入讀新校，校址在半山麥當奴道，校舍是一幢七層高的紅磚建築物，頂層是大禮堂，底層是室內泳池和食堂。學校由基督教聖公會主辦，校長是投身教育數十年的胡素貞博士。

第四班分A、B兩班。A班女同學居多，B班全是男生，綽號「和尚班」。我被編入B班，同學們由於戰時失學關係，許多都年紀較大，身高體碩，我在全班年齡最小，又矮又瘦。課堂主要用英文講授，而且有幾位外籍教師。入學初時，不大聽懂英文，相當苦惱。課本大多是英

文，習作也以英文為主，但數學我卻超越全班，算術、三角、幾何三科，輕鬆地就能拿到滿分。第一次月考我只列第十九名，全班中位。待到上學期考試，已升回第三了。

教英文的是位英國太太，兼教音樂，用的樂譜比簡譜還簡單。沒有節拍音符，只用 d-r-m-f-s 代表，歌詞竟是「三隻盲老鼠」(Three Blind Mice) 之類的兒歌，難怪近廿歲的同學們提不起勁，上堂時秩序欠佳，她亦發怒頻頻。相對來說，教地理和外國歷史的兩姊妹，授課用心，對同學們有感情，因而受到相當尊敬。

數學教師是英國人，體格魁梧，十分威嚴，同學們聽課時噤不敢聲。中文教師卻是老師宿儒，一襲長衫，兼教中國歷史。兩科都是「番書仔」厭煩的，因而對中文老師並不尊重。我許多時為他難過，也到過他家拜訪，以示同情及支持。

和平復員不及一年，國共內戰又起。國民黨統治無方，經濟崩潰，物價飛騰，法幣、關金、銀圓券、金圓券都先後變成廢紙。軍事上節節敗退，民心盡失，短短三年間，整個大陸遂拱手讓與共產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居台灣。未幾韓戰禁運，父親在港生意失敗，也去了台灣。

一家人沒有了主腦，不只學業，基本生計也成問題。我也得到親友家中，給他們的兒女補習英文和數學，換來一些補助支撐下去。吃的僅足餬口，穿的多是別人不要的舊衣，住的是與多人分租的小小一層樓，環境非常惡劣。

這樣的一個窮學生，混在班中富家子弟之間，不免寒酸。每天下課後，由於家中嘈雜，我和另一同學留在課室溫習課本，完成作業才步行回家。在家的時間，多是用來看借回來的課外書籍。

升上第三班時我由 B 班轉入 A 班，才有女同學同班。

也許為了爭取中學會考優異成績，升第二班時，學校於學年試中選取成績較佳的，由兩班合併一班，授課的老師也換了不少。新來的英籍女教師，年老獨身，說話急促。我覺得她對男學生特別有偏見，常常懷疑他們不守規矩，發起脾氣來，就逐他們出課堂。我和另外兩位同學，都是成績前三名的好學生，平日循規蹈矩，也不能倖免，大家都嚐過她的厲害。我受罰的一次，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位鄰座同學在上課時與別人談話，她以為是我搗亂，回身一看，就喝令我離堂，也沒給我申辯的機會。這樣受罰還是我做學生的第一次！

中文教師也由前後兩位老師宿儒，換了新派先生，先後一女一男。課程內多了新文學作品，我以前用文言文作文，也改用白話文。英文書院學生受當局政策影響，大都重英輕中，我卻中英並重。英文不算出類拔萃，但中文卻可算名列前茅，對中國歷史亦興趣濃厚。在會考科目中，我特別加選「中國文學和歷史」，全班中與我同選此科的只有一名同學，我們被取笑為傻仔，白花時間！

中學會考那年數理化教師姓雷，綽號「雷公」，教學方法非常嚴厲，相當人如其名。在課堂裏手執戒尺，輕則敲學生手指，不准縮手，重則罰站，而且要學生站在書桌上。還有一項措施特別無理，四十分本是及格分數，他卻以之為滿分。我數學成績算優等，也只能取得三十多分，學校成績表給不知情的人看到，自己反而覺得羞辱，別人也未必接受解釋。數學夜課指定要在當日做完，由班內輪派兩名同學，收集後送去他家中。我和數學成績較佳的同學，盡早做完，以供其他同學「參閱」。

第二班是中學會考班，學年終結，全香港中學生都聚集考試，由教育司統籌主辦。每科同一份試題，及格的同學獲頒統一證書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因為是會考，

學校之間免不了有種無形的競爭。學生姓名及所屬學校、科目成績全都登於報刊，眾所周知。成績級別分優異 (distinction)，優良 (credit) 和及格 (pass)。不及格的就不登了。那時的級別，是以該科達到某一指定分數為標準，不像後來按百分率分配。

會考完了，父親自台灣來信，不主張我讀大學預科，因為唯一的一所大學香港大學是出名的貴族學府，我們家貧，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他給我買了部舊英文打字機，要我勤加練習，準備去做文員。但老祖母支持我，兩位長姊也答應施以援手，我亦繼續上門替人補習賺錢，父親才任我自決。

升上了第一班。一年後大學入學試及格，就可以升讀大學。那時香港大學是四年制，醫科則是六年。第一班任課教師亦有更換，那位老小姐返回英國，來了個同是英籍的西門夫人。她持平穩重，循循善誘。在她指導下，我們對英文的理解力提高不少，詞彙增加。又用閱書摘要、課堂辯論，上禮台唸莎劇等方法，以加強我們對英國文學的認識和興趣。在她要求下，我們還排演《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 的「法庭審判」一幕。我飾演主角 Antonio，與幾個特別挑選的同學一同演出。這名威尼斯商人以自己心臟附近的一磅肉擔保債款，為好朋友借錢求偶，被猶太銀主追討割肉。幸好遇上聰明的法官，巧妙釋法救回一命，好朋友也成就良緣。

除了英文外，西門夫人兼教地理，對我也特別輔導，給我課外資料，鼓勵我爭取優秀成績和政府免費學位。在茫茫無助之中得到她的啟示，才有美夢成真的希望。她在聖保羅任教時間很短，後來轉去拔萃女書院，並升任校長。

原在廣州一所大學任教，學問淵博，講話風趣，對我們時加勸勉。他後轉入香港大學任講師，我大學一年級時得再領教益。他說，「大學的求學方法與在中學時不同，大學肄業期間，要自己找出讀書鑽研的方法，獨立思考，以備日後發揮，創建自己的道路。」又說：「我們進大學讀書，不只是求取知識，還要受學術文化的薰陶，培養出高尚的情操，明白更多做人的道理。」當時對他的說話甚為心折，得到很大的啟發，聽他的課也特別感到興趣。他態度真誠，我和他之間私底下亦有不錯的感情。

除了香港大學入學試外，還有英國倫敦大學入學試 (London Matric)，考期在港大之前，若能及格，港大入學試即使失敗，也可憑倫大資格入讀。多個機會當然較為保險，同班同學都參加倫大考試，我也不例外，而且成績不錯。暑假港大放榜，果然不負所望，名列全港考生首二十名內，獲政府獎學金遴選委員會邀面試。同班共有六人入圍，結果十名獲頒獎學金 (Government Scholarship) 的優異生中，連我在內共有三名聖保羅學生。過了不久，校長又通知我們，本校又有三名學生列入英皇愛德華獎學金遴選名單，名列全港首六名的考生才有資格入選，換言之，我校又佔了一半名額。

我們考試成績優異為校爭光，胡校長當然喜形於色，向我們頻頻祝賀，稱譽我們的成就。並在學校禮堂上，向全體師生宣佈，學校無論在成績和獲獎人數上，都為全港之首，但接著她卻宣佈退休，離開她畢生服務數十年的學校。繼任的羅怡基女士亦終生獻身教育，如胡素貞博士一樣，獨身終老。兩位校長都值得尊敬，她們的追悼會我都列席追思。

雖然聖保羅男女中學數十年來一直是香港的名校之一，也培養了不少優異生，日後成為社會精英的一群。但

以通才教育而言，當時仍有不足，可能限於殖民地教育制度，科目針對中學會考要求為主，內容不夠廣泛，不注重培養學生的國家民族觀念。舉例來說，我初中時代唸中文班，有生物和生理衛生，可以學到生物進化，動植物的分類特徵，認識人體器官名稱、位置和功能。但在英文書院裏，到高中仍沒有這類課程，一直要到大學，唸醫科的才有生物這科，唸其他科目的便沒機會得到有關的基本知識。

數理化三科，英文中學的程度都明顯低於中文中學。我初中三的水平已高出名義上高一級的第四班，英文高中也沒有高等數學。中國文學和歷史，在英中不屬必修科，不受重視，中國地理知識更僅屬皮毛。普通一個英中畢業生，在當時難得通曉中國歷朝興替，以及中國的行政區域。對本國文化陌生，加上政治制度之差異，地理上之人為分隔，重外輕中，蔚然成風。

為了應付考試，其他術科也不重視。體育、音樂、美術等，都沒有正規訓練，比諸昔日我在廣州中學時代，校內宣揚「德智體群美」五育，大有不如。但是作為一間教會學校，對宗教卻非常重視，早課祈禱，唱聖詩，唸聖經，研究經義，用的時間不少，而且要考試。到後期才對音樂科大加重視，鼓勵學生學習樂器，合唱團的水平也在校際中稱雄。

小學四年、初中三年，七年間我換了七間學校(育德、強華、培正、市一中附小、省一中、培英、西南)，分處香港、澳門和廣州。有家庭式私塾、公立學校，也有教會書院。小時同學能保留聯繫到今日的，寥寥可數。印象較深刻的有兩位，都是當年廣州小六的同學，名許自求和秦兆璋。大家看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竟然效法劉關張桃園結義，在秦家設立香案，三個小孩子俯伏在地，同唸誓

詞。我年紀最小，做了三弟。童年往事，倍覺親切，多年來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與他們重聚。

初中一同學到今日仍相往來的，只有一位姓何的。另一位姓區，同級不同班，巧得很，多年後竟然成了兒女親家。追述往事，才知原是同學，大家對校舍和授課老師，都留存不少回憶。初中三回到香港，同學中一位姓關的，畢業後返國升讀大學，在南京任教數十年後退休回港，竟然在電視看到我在介紹新市鎮建設，來電相認。見面之際，我帶了當年紀念冊他題下的一頁，密密麻麻的字句中，稱讚我「在同學中最幼小卻最聰明勤力，孜孜不倦的求學，讀書不苟且，考試不作弊……」大家相顧大笑。他亦品性無改，純厚樸實一如當年。另一位姓蘇的同學，在香港任教，校長任內退休。

進了聖保羅男女中學，學校生活才較安定，只是國內形勢天翻地覆。在香港幸而入了「避風塘」，政治上免卻驚濤駭浪。但家庭經濟急劇轉壞，度過了一段最痛苦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時期。

當年同學有兩位特別投緣，比我均年長兩歲，成績則都是三甲之內。姓陳的一位，同獲政府獎學金升讀香港大學，他唸理科，我讀工程。畢業後，他留大學任教，我在工務局任職。公餘之暇，他駕開蓬汽車來接我遊新界。我們都喜愛中國古典文學，大家在車上彼此唱和。那時最喜歡去的是十九咪青山酒店，在露台晚餐，面對夕陽，清風送爽，詩情畫意。及後他去了瑞士，繼而在英國牛津任教授，精研高能物理。我亦趁歐遊之便，多次造訪。

另一位同學姓鄭，家中環境與我相若，父親在廣州任教授，他寄居香港親戚家。有一段時間大家在校同進簡單午餐，放學後一同留校準備功課。第二班畢業後，他便回廣州唸醫科，大陸解放，我亦曾往他家作客。可惜後來內

地政治動盪，無法通訊十八年，文革後始重拾舊誼。他一直為人民服務，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生兼腦神經專家。

第一班預科生中，有二十七人升上香港大學，大部分都選上醫科，只有我一人唸工科。我是比較熱心聯絡同學聚會的一個，早年加入了舊生會，獲選為委員。另一位姓胡的女同學任校董，許多時與我合力游說同學聚舊。畢業五十年後，不少同學已移居外國，甚或長辭人世，能聯絡上的都樂意聚首一堂，暢敘當年舊事，共話生平。還有幸邀請到一位當年的班主任羅璇基女士參加，體驗「五十年不變」的情誼。



# 15

## 環保美化

戰前香港的建設工程不講究環境美化，標準不高。路面狹窄，許多時人車合用。市區內地段窄小，沒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住宅與工廠雜處一區。市區內除了一些小公園，難得見到樹木花草，也談不上環保意識。

戰後初期百廢待舉，市區工程重點在於翻修舊設施，其後才比較注重環境美化問題。路面開始加建綠化帶，路旁樹木也加以適當保護。若工程導致砍伐樹木，負責的工程師得提交現場受影響樹木圖片。凡直徑6吋以上的，要逐棵與市政局園藝組研究能否移植，而且在規劃工程範圍內，盡量種植新樹，補償砍樹數目。這份報告要提交由工務局長主持的例會批閱，認為方案合理，工程才可進行。

60年代薄扶林道擴闊為雙線行車，原路旁山坡的樹木便經過詳細測勘、移植、補種等過程。花園道擴闊，影響不少大樹，許多棕櫚樹連根部泥土一並移往維園。難於移植的大樹，特地修築混凝土樹圍保護，路面的設計佈置，則盡量遷就原有大樹位置。雖然花了不少時間心思，建造過程中也遇上不少困難，但見到大樹得到保留，綠葉婆娑，枝幹繁茂，蔭蔽路人，感到非常值得。

這條路是當時香港最寬闊的公路，在 166 呎寬的路面，兩邊有 20 呎闊的綠化地帶。中央的分隔帶分隔雙向車道，令司機免受對頭眩目車燈影響，提高道路安全，還可種植無旁枝的高大樹木，雜以灌木花叢，增加都市美感。當時局內沒有園藝師，路面的園林佈置由市政局負責。我曾約會他們的園藝組現場視察，決定栽植範圍和品種佈置，自己也增添不少園藝知識。

為了銅鑼灣填海造路，要封閉附近的運冰艇航道，在維園西面特地造了一條方型混凝土渠道，內藏冰塊輸送帶，半埋於公園內，因景觀不大相稱，便在其上搭建一系列涼棚，種植牽藤植物，下設座椅，把一條光禿禿的混凝土長畧美化為一道園林景觀。

上亞厘畢道擴闊路面，正對總督府大門，路旁的護土牆，除了面層的花崗石塊加以圖案處理外，近路面的一部份，加設了矮矮的花槽，栽植花草。數十年後一直保養良好，每逢開花季節，平添不少春色。

植物公園的北部，不易收地擴建羅便臣道，計劃要取得市政局同意。審查委員會以沙理士主席為首，對附近的大鳥籠生態環境非常關注。我們也採取一項非常特別的設計，以天橋型式飛越公園上空，一則不用收地，二來可給附近的兒童遊樂場地添加上蓋，以蔽風雨。再在天橋兩旁加上懸臂式花槽，種上多葉植物，增加美觀，配合花園環境，而且阻隔道路噪音和塵土，使附近鳥籠不受滋擾。數十年來駕車經過當地的人士不知凡幾，在觀賞這段特別設計時，不會想到和鳥兒孵育生態也有關係吧！

早期一些比較觸目的土木工程結構，外型和髭色得徵求建築處建築師的意見。局內還制定了一些規則，例如工程結構外牆避免使用表層裝飾。因此路邊的擋土牆，如果沒加上花崗石表層，就會和高架天橋的柱面樑身一樣，都

只是灰色的光面混凝土。橋身的鐵枝圍欄也指定採用深綠色，顯得頗為單調。

後期隨著經濟增長，潮流所趨，公共工程設計也逐漸重視環境美化。除了主要公路加上綠化地帶，廣植花木外，建築物也注重美化。工程師們可以在護土牆上加上粉飾，間中還出現一些圖案點綴，行人隧道的牆身和天橋的柱位可鋪彩色磁磚。外型也增添改變，不再只是方方正正，加了點藝術變化造型。顏色也不再拘泥單調，有時更聘請顏色專家提供意見。例如尖沙咀東部的行人天橋欄桿，便給外籍顧問弄得七彩繽紛。甚至青馬大橋的外型配色，也禮聘一名風水專家根據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剋理論，把不同部分塗上不同顏色。

建築外型也開始受到重視，局內成立一個橋樑及結構美觀委員會 (Aesthetics of Bridge and Structures Committee)，由一名副處長任主席，成員包括一名總建築師和一名高級園境師。一切大型工程，特別是橋樑外表設計、環境美化處理，都得提交這個委員會審核。設計圖則並需附有簡單模型、模擬相片及透視圖，由負責設計的工程師向這個委員會解說。若有不合適之處，需添加修改，以求視覺美觀。

香港境內多山坡，在築路和平整地盤過程中亦產生了不少斜坡。坡度標準在早期有指引，石質的斜坡高橫比例是 10 比 1，風化花崗岩斜坡比例則為 10 比 6。如高度超過 25 呎，便加設 5 呎寬的平台，坡頂及平台設有排水渠。早期的斜坡談不上美化，只在表層加上用石灰土混和土壤的灰泥 (chunam) 保護。採泥區掏挖後，也沒有好好修復，一條條的泥坑，讓風雨繼續侵蝕下去。

後來採土工序機械化，在山坡上便於動用挖土機，坡度較前平坦，而且注重綠化環境，除了較陡峭的山坡，需要噴漿加以穩固外，盡可能在斜坡上噴草種及養料混合劑

(hydro-seeding)，令坡上綠草可盡快生根，茂盛生長。坡上原有樹木盡量保留，加上樹環防護。在斜坡底部或路肩添設一系列長長的花圃，及在坡間平台上種植攀藤植物。在不防礙空間及交通的路旁種上樹木，噴漿的斜坡亦加上仿泥石色髹漆，與附近環境吻合。

發展稠密的舊區限於空間，種花植樹改善環境不免困難重重，但在新市鎮中，園境綠化計劃是早定下來的目標，務求提高新市區生活質素，令居民可在公餘居家，或交通往返途中，得以賞心悅目。由於區內大部分公私建築物都是新建，在規劃期間經詳細研究設計，執行期間加以管制，故能達致整齊美觀的效果。高密度的屋邨，盡量擴闊相距空間，與低密度房屋及社區設施，有規則地形成和諧的建築群。不似舊市區內，地段窄小，高矮房舍參差不齊，新舊不一，毗鄰而建，缺乏舒展空間。

區內廣設綠化地帶，按人口標準規劃面積大小，每十萬人口，設 20 公頃園地，新市鎮內均有面積 10 公頃以上的中央公園。其他較小規模的大小園地，星羅棋佈，綠草如茵，繁花似錦。海濱河畔多設有行人路和單車徑，重要公路中設有數行綠化帶，廣植合適的高低樹木花叢。路旁斜坡及山上採泥區，盡量修復。由於採泥之前，已設計好完成後的地貌，挖土期間小心控制，因此重植綠被之後，採泥區很快便與毗鄰環境混為一體，不再像以前癩痢頭般，傷痕累累，有些採泥區修復後還變成康樂用地。

在人事編制上，每一新市鎮發展區都有園境建築師。園境設計在當時香港來說，是一門新興的專業。園境建築師多集中在拓展署，拓展署長亦成為這職級的管理人，負責招募、培訓、編制，及調配各項有關事宜。這小小的專業隊伍亦隨著新市鎮紛紛創立而壯大起來，為香港的環境美化努力。

我離開拓展署退休的那一年，在新市鎮範圍內，已建成了總面積 400 公頃的公園和康樂場地，另有 500 公頃園地在籌建中。種植的樹木已達五百萬株，每年再以五十萬株速度增長。再加上個別公私屋邨內的綠化工作，為新市鎮美化環境，減輕噪音及空氣污染，令生活更為安適。

在宏觀的市容方面，新市鎮有相當好的成果，不像舊區的雜亂無章，但在舊區改造上面，我們亦需努力。在推行大都會的理念過程中，設立一個機構，與私人公司合作，重建舊市區。把狹小的地段合併起來，拆掉殘舊樓宇，重建合乎現代城規標準的一個個小社區，增加園林綠化及輔助設施。60 年代我在路政處也協助推行一個市區重建試驗計劃，把上環皇后大道中、摩囉街、荷里活道之間的舊區重建，有了新的樂古道和公園，一些地段合併改建成大廈。到 80 年代的大都會計劃 (Metropolitan)，拓展署亦是協助部門之一，又成立了土地發展公司，致力市區重建，與地產公司合力成功完成多個項目。最近政府又改立市建局，加快這方面的工作。

另一問題是樓宇高度，私人發展商競向高空發展，以樓高為榮。80 年代開始的市區拓展，我們曾注視這個問題，認為在發展計劃中的新廈高度，要受到控制。在尖沙咀海旁南望港島，樓高不能突出太平山脊這提議很好，我們將其列入報告中，希望政府採納。近期發表的城市設計指引諮詢文件，提議控制範圍更擴大至維港兩岸，保護港海的山脊景觀。有報章更以「山脊要露臉，新樓禁摩天」為標題。個人以為，除了作為地標及有實際功能需要的建築物，可以高高聳立，上置瞭望塔旅遊設施，其他大廈實在不應太高，試想若有意外火災，電梯停頓，不但逃生狼狽，老弱婦孺更是不堪。

全。許多管理不善的私人樓宇，僭建不少危險的附加鐵籠，底部只用兩條角鐵插入外牆以作支撐，沒有經過正確的設計和監管，這樣的工程質量實在令人擔心。日久外牆剝落，鐵架銹蝕，整個鐵籠會鬆脫墮下，衝擊下面同樣僭建的鐵籠，同時墜落路面，勢必危及路人。樓宇臨街外牆的廣告招牌，對城市景觀和結構安全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政府已開始痛下決心，加速清理工作。有關居民也應明白自身安全，主動配合。

栽花植樹是美化環境的正面工作，廢物處理卻是防止負面破壞市容，損害市民健康。這問題往往令每個大城市管理層為之頭痛。經濟發達，生活水平日高，產生的問題亦更複雜更龐大。目前香港每天產生近萬噸廢物，速度更不斷上升，十多年後，現有的堆填區會被填滿。減少廢物生產，及早尋求新的堆填區和處理廢物辦法，已是急不容緩之事。

早期香港垃圾由市政局處理。清潔工人收取家居垃圾，用貨車及躉船運到指定地區棄置。當時九龍的觀塘和葵涌的醉酒灣都是垃圾傾卸區。由於沒採取科學處理方法，產生不少問題。垃圾鬆散，不但發出異味，有機物質分解，更產生有毒及易燃物體和污水，對環境及安全構成不良影響。即使日後蓋上土層，以供發展用地，亦有不少後遺症狀。鬆散的垃圾在壓實過程中產生地陷，地層受污水滲透，沼氣漏出會引起火災，或導致居民及地下工作人員中毒。運作期間，蟲鼠為害妨礙衛生。垃圾堆沒經壓實，傾卸區也很快便填滿。

60年代後期，垃圾處理問題引起重視，原始的方法要由新的科學方法取代。工務局接管廢物處理的工作後，引進了「加土控制垃圾堆填法」，有效且更衛生地處理垃圾棄置問題。

經過詳細觀察選定的地區，通常位於偏僻的山谷，遠

離民居。垃圾集中傾卸指定地點，用機器推平，壓實至每層 2 米左右厚度，然後鋪上一層厚約 250 毫米的泥土，防止蟲鼠滋生藏匿，消除火災危險。鬆散的垃圾經壓實後，體積減少，使堆填區容量增加。傾卸區填滿後，在上面敷蓋護土及黑泥，種草植樹，興建康樂設施。

為防止地下水污染，垃圾傾卸區的地面先鋪設塑料防水層，以管道將垃圾中有機物質分解時產生的滲濾污水 (leachate)，引入污水處理廠，或經過濾層導往特別設計的滲流坑 (soak-away pits) 放散，加設透氣管道，引導垃圾分解時發出的沼氣安全擴散，或是接入氣體燃料系統以供日常使用。堆填區的四周架設圍棚，防止廢物散出。在出入口處設測重機量度記錄，還有洗滌車輛池，減少污泥雜物帶出場外。

土木工程處有一個廢物處理組負責規劃、設計和管理全港的垃圾堆填區，和建造廢物焚化爐。合適地點要能滿足工程、地質、水文、風向、運輸和環境保護等各方面要求。劃定範圍後，按設計所需，估度容量，預算費用。偏遠的地方，得修築通道。把所有資料收集編成一份「十年廢物處理計劃」，每年定期按照情況修訂。

早期選擇的地方為求運輸方便，易於管理，開發成本低，多選址在市區附近的山谷或海濱，例如初期的觀塘和醉酒灣。其後在九龍的牛池灣、佐敦谷、茜草灣，新界的馬游塘、馬草壟、小冷水等。有些接近市區，除了環境滋擾之外，還有安全問題。我也曾發覺堆填斜坡中間的平台上，混凝土水渠破裂。急令負責人員改善設計，提高排水渠中部地台，讓流水向兩邊排去。堆填斜坡中部垃圾層較兩邊厚，沉陷的幅度自然比兩旁要大，若預留度不夠，水渠的中央沉陷大於兩側，流水無法宣洩，便會從坡面衝下缺口崩塌。以後得按時測度沉陷數據，供日後設計參考。

早期的堆填區不過 10 公頃左右，面積太小，很快便填滿。之後發展的船灣(大埔)、小赤沙(將軍澳)和望后石(屯門)，面積便大得多，由 50 至 70 公頃，容量也達千萬立方米以上。例如小赤沙的第一期堆填區，容量千多萬立方米，每日開放十多小時，可處理 8,000 噸垃圾。區址瀕海，大型垃圾躉船可停泊，運輸方便。1979 年開始使用，營運期間，為了避免海上垃圾漂浮，得預先在海濱地帶設計方陣 (cell method)，修築碎石堤圍 (rock bund)。垃圾車經由堤上卸下垃圾，逐方塊填滿直至高於海面數米，之後便可大規模在上堆填壓實。

90 年代開發的三個大型堆填區，分別處於將軍澳大赤沙的新界東南區 (SENT)，屯門西部捻灣的新界西區 (WENT)，和上水北面打鼓嶺的新界北區 (NENT)。在市區內發展廢物轉運站網絡，先在站內將垃圾壓實，裝入密封貨櫃，集中轉運到這三個專區。它們的容量雖然比以前的選址龐大得多，但估計到不久將來亦會填滿。政府正在檢討其他方法，致力減低廢物數量，並加強回收，考慮收費，及重新考慮建設焚化爐及其他措施。

十三個已關閉的早期堆填區，總面積達 300 公頃，經修復後，陸續改作康樂設施用途，如高爾夫練習球場、公園、網球場、青年營地、模型車場等。

廢物處理除了主要採用「加土控制堆填」法外，早期還有一項試驗性質的「混合處理」方法和焚化處理。70 年代末期，在柴灣興建了一座垃圾混合處理廠 (compost plant)，先用機器分隔金屬、玻璃、塑料等物質，另行處理。有機垃圾在軋碎、碾磨壓縮後，體積減至原來的四分之一，經由輸送帶運往淨化槽。在發酵腐化過程中，由鼓風機供應空氣，及過濾器消除氣味。

在密封的淨化室中，廢料的有機體會轉變為安全衛生的



肥化土，可供園藝及農業之用。處理廠設計容量是每日480噸，可是香港農業萎縮，亦無外銷市場，這方法後來停止。

焚化垃圾方法當時受到相當重視，優點是焚化後的灰燼體積比原來減少15倍，燃燒過程中產生的熱力，可用以發電，供應本身操作，剩餘電力還可納入當地電源。缺點是操作費用較高，而且排出的廢氣對環境造成滋擾。80年代初，香港先後建造了三座垃圾焚化爐，分佈在港島的堅尼地城，九龍的荔枝角和新界的葵涌。三地均接近海濱，方便海陸運輸，廢氣也易於被風吹散。

焚化爐的主要設備均裝置在廠房內，垃圾經機器壓碎後經過漏斗通往預乾室，烘乾後送入燃燒室及旋轉窯爐，化為灰燼，經冷卻及壓縮後運往堆填區。廢氣中的微粒被靜電積塵器吸收，經煙囪排出空中。煙囪內有4條直徑1,350厘米的銅製煙道。煙囪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高150米。建造期間，我坐上工地升降機，登上高聳的煙囪頂部，高空俯瞰四周景物，別有一番感受。

這些焚化廠通常安裝四具焚化爐，在當時的廢料處理中佔了一個相當高的比例。只是早期選址低估了市區建設擴展速度，在它們營運不久，民居逐漸迫近廠房，在環保前提下，陸續停用和拆卸。

最近由於廢料產生速度劇增，新添的大型堆填區十年內也會逐漸填滿，加上產生諸如由禽流感引發的禽畜屍體處理等問題，使焚化方法再度成為研究方案。有建議在偏遠的新界西部空氣污染影響較少的地方，例如屯門西端和大嶼山西南角，設置高效能的垃圾焚化爐。特別廢料的處理有青衣島東南的化學物質處理站，用以收集工業和醫療有害廢料。發電過程中產生的煤灰，不能任由海面漂流，則設立特別的貯存湖(lagoon)。

產生臭氣及環境衛生問題。其後立例禁止廢物污水排入河道，並利用生物除污法，把化學溶劑注入河床，加速分解有機物，河水才得以淨化。

在工程和規劃的範疇中，除了環境美化、廢物處理，還涉及空氣污染、噪音、生態和潛在危險評估的問題。在一個進步繁榮的社會，解決了民生的基本需要後，便有餘力追求更美好的環境，改善生活的質素。立法局通過了「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後，大型的工程項目在可行性研究期間得呈交有關這方面的報告。

在空氣污染方面，廢氣中的硫和二氧化碳都嚴重影響市民健康，引發呼吸系統毛病，甚至影響大氣中的臭氧層，減低其保護地球作用。溫室效應導致溫度上升，冰山溶解，水平線提高，世界各國對空氣質素都日加重視。一些早期規劃不完善的設施，政府也得忍痛取締。

在規劃香港的新市鎮時，也特別重視空氣污染問題，沙田三面環山，東北瀕海，香港大部分時間吹東北風，若有污染氣體聚集區內山谷，不易吹散，區內便不能容納產生空氣污染的工業。將軍澳也是山谷型新市鎮，為了保持市中心空氣質素，在規劃土地用途及道路設計中定下和風通道。區內建築物的位置，不會阻擋空氣流通，廢氣不致凝聚不散。同樣地，新界東北及港九市區，也不能容許發電站、英坭廠之類產生空氣污染的工廠設立。它們只能設在香港西面濱海地帶，如此則即使偶有煙塵，大部分時間亦會被東北風吹往海上，不致影響民居。

在建築工地上，燃料發動的機器導致空氣污染，建築商應盡可能選用電動的器材和合適的燃料。在填土工地上，為免塵埃飛揚，應留意在泥面上灑水，或鋪上保護面層；運土車輛需在車斗加上覆蓋，輪胎夾有濕泥，也得在出入口設水池清洗。否則都可能違反法例而被票控。

噪音問題的影響不如空氣污染般廣泛，但在局部地區卻會令人精神困擾，影響健康，引起很大關注。在土地使用的規劃上，不同地區訂有不同的噪音標準，例如住宅用地，噪音水平  $L_{10}$  dB(A) 不應超越 70，學校地區不超過 65，在醫院附近更不能高於 55。產生較高聲浪的地帶，如繁忙通道及工業地區，要有適當分隔或採取保護措施。主要交通幹線附近，安排康樂用地、工業區和配有空調設備的高級商業區。在公路與住宅區中間，設置阻隔噪音的非住宅建築物，例如停車場、商場等，或在公路兩旁加上隔音屏障，而在嚴重噪音的地段，路面還要加建上蓋。後期政府還通過法例，嚴格執行。

在沙田拓展處任內，也許在香港公路首先採用路旁隔音屏。城門隧道公路大圍段靠近美林邨的部分，裝置了特別設計的透明塑料板，高度足以隔斷音浪，而又不阻礙景觀。在一些大廈平台上，也加建了懸臂式音障結構。

新的社區由於早有規劃，需建音障地方不多，但在舊市區，繁忙通路與民居相隔較近，要達到要求標準，費用非常昂貴。最近做過一個估計，在市區 29 段路進行音障工程，費用高達 23 億元，受惠住戶二萬多，每戶所佔費用近 10 萬元，還要加上維修費。

在新一代的新市鎮內，對防護噪音的要求更加重視。公路幹線兩旁的屋邨與路面交通相隔更遠，或用商場建築和綠化土坡分隔，路面也採用特別配拌的瀝青面層，減低交通噪音。一些市區的高架道路，例如港島東區走廊，在混凝土面層鋪上瀝青護層，減低聲浪。這方法可降低數分貝噪音，但每隔幾年便要重鋪一次。

建築工地方面也有不少法例限制噪音滋擾。一般工程只能在上午八時至晚上十一時間進行，否則要申請批准。申請內容要列舉如何減少機械聲浪，例如採用電水泵比用

柴油發動寧靜，風機鑽管要用防音囊 (muffler) 包裹，壓縮空氣機要四周加上圍板等。要在期限之外進行工程的理由也需解釋。例如夜間交通較稀疏，或是喉坑工程需在水位低潮時段進行之類。

至於一些特別需要長時間連續進行的工程，例如隧道爆破，或海底挖泥，一般離民居較遠，為使昂貴的機械設施物盡其用，早點完成工程，要向行政局列舉理由，申請許可證。一些噪音特別嚴重的工序，例如撞擊樁錘，則完全禁止。極端嘈吵的噪音沒有了，但地基工程費用也提高了。

空中噪音來自飛機升降。主要是噴射引擎發出的強大聲浪。往日啟德機場的空航，影響九龍城附近數十萬居民的安寧。設計機場跑道位置方向時，根據飛機型類、每小時升降次數、距離跑道遠近，可準確模擬噪音程度，繪畫出預測噪音等高線 (noise exposure forecast contour)。按國際認同的標準，市區範圍要在 NEF 25 線之外，新國際機場跑道雖然位於海面，但南面是東涌市區，所以填海範圍不能再向北面伸展，避免超越噪音界限，大嶼山北岸發展亦只能規限在一條狹長的環帶。

有些基建設施具有潛在危險性 (potential hazard)，若規劃時不可避免，要評估風險會有多大。比如行車隧道，若有運載炸藥的貨車在隧道內爆炸，破壞性不堪設想，所以隧道嚴禁危險車輛通過。發電廠和煤氣廠有爆炸可能，化學品貨倉及汽油庫亦會洩漏氣體，規劃選址時便要遠離民居，中隔緩衝區，闢為公園曠地。即使有意外，傷害可減至最低。在風險評估中，要推斷意外引起的實際人命傷亡數字，和社會所能承受風險的能力。廠房大火，引至有毒氣體蔓延，以大城市的醫療設備，也許可以控制情況，受害居民可以得到治療，損壞的建築物也有能力修復。

我主導的一些風險評估中，有兩個例子相當有趣。一個是沙田市區內的濾水廠，我們得研究廠房附近 1 公里範圍內的環境，濾水消毒的氯氣需貯存在廠內，若氯氣漏出飄散，在下風的民居一定受到影響。我們需調查危險區內的居民及學生人數，一有需要，要對他們及早警告，並安排車輛接送受害人到醫院治療。另研究廠內貯藏倉房的安全措施，安裝測試儀器，一有事故，立刻示警，用自動裝置稀釋毒氣，封閉氣道門窗。貯藏容器大小及數目需加限制，並需附有安全防漏設備。輸送過程得遵照守則，不得有大型的貯氣庫。同時制訂緊急事故挽救守則，讓有關員工事前實習熟悉。另一所籌建中的濾水廠，則考慮採用比氯氣更安全的化學物。

另一個例子是火藥庫選址，當時駐港英軍的軍械及火藥庫設在昂船洲，為了發展基建，這小島亦經填海與西九龍連成一片，原有的危險倉要搬離。初時選址屬意港島東南角一處荒僻的海岬。請了英國的專家來評估這類風險和訂定預防措施，並協助選址和規劃新庫的內部結構。決定新址的一個條件是若有意外，附近的民居不能倒塌，危害人命，玻璃門窗局部破裂則尚可接受。火藥庫內核心貯藏部分恍如蜂巢方格，火藥貯藏在堅固的鋼筋混凝土密室，每室嚴格規定藏量。其中一格即使有意外，也不致影響鄰格，上蓋及四周都加上穩固防禦工事。我當時身為督導會議的主席，也上了寶貴的一課，了解到炸藥的威力和貯存的法門。研究報告當時列為機密文件，結果還是另覓新址。

香港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儘管許多人對環保有不少批評，但比諸其他國際都會，其實還是不錯的。首先，天然環境有高山也有平原，更有碧海環繞。只要離開市區，很快便能投入大自然懷抱。陸地上 38% 面積劃為郊

野公園，設有不少康樂設施及自然教育徑，均受法例保障，不受城市發展所擾。甚至架設高空電纜，地下煤氣管亦要反覆論證。雀鳥棲身的米埔沼澤區，更受到特別保護，不只區內要保持原來生態，連附近地區也不得對該區造成滋擾。舉例來說，拓展署在元朗北岸進行治河防洪工程，事前做了詳盡的生態環境評估，調查雀鳥種類，棲息甚至孵卵時間也要清楚。工程期間，米埔附近若干米距離的範圍，有兩三個月不能進行嘈吵的工序，距離較遠些的地方，要採取降低聲浪措施，有關細則在合約內均舉列清楚。我記得有一次出席立法局審批這個工程項目的會議，自己事前也惡補一番，準備充足資料。不只雀鳥生態，還有附近的植物，河口的紅樹林區如何移植，各種環保方法及所需費用若干，均得瞭如指掌。果然會中議員們對這方面非常關注，提出一連串問題，端賴有備而戰，一一解答，使工程項目獲得通過。

我聯想起西鐵落馬洲工程遭遇的風波。一幅小小的荒廢農地，因雀鳥問題拖住了迫切改善過境交通的計劃。延誤和浪費其實都是嚴重的環保問題，我們社會對有關的利弊究竟有沒有做到真正而全面的評估呢？改用隧道通過該地段是否整體上及長遠上更環保呢？長期照明、通風，上下斜坡，只會耗費更多能源，修訂方案也影響駕駛人士的景觀，還加上一筆不必要的鉅大建築費。少量雀鳥易遷，隧道却難改。

海面下的環境亦同樣需注視，為了保護海底生態、魚類和珊瑚，港內亦設立不少保護區。海港工程中的挖泥、傾卸淤泥等工序，亦需經過嚴密環境評估。有問題的要採取保護和修復措施，施工期間，挖泥船是否遵守規定到指定區域卸泥，均有縝密的監管，甚至利用人造衛星定位系統監測。

# 25

## 家庭生活

我在香港出生，籍貫廣東省新會縣。周氏宗祖自中原來此落籍，可能始於宋末逃避元朝蒙古入侵之時。根據在南京發現的《周氏宗譜》，周氏原始自東周平王，以朝名為姓，姬氏改為周氏，據《史記》十三卷《周紀》記載，姬氏源自軒轅黃帝。

鄉居位於全縣中央的大澤鎮南屏里。以世系算來，我算是第廿六代。我沒機會看到祖傳的族譜，只知道由第十二代起的二十代的輩份名稱，曾編成一首五言詩：

可道成先德，立維萬世猷，昇高達華岳，建業耀家邦。

我父親屬「華」字輩，加上「沛」字，我屬「岳」字輩，照族例在婚後自己加上「明」字。據家人說，我的高祖父曾到香港，住在港島南部的香港仔，與香港成為殖民地的時間差不多。到我這一代，已是五代世居於此。以職業而言，我家這五代人可算士農工商都全佔了。高祖父是「農」，曾祖父是「商」，祖父是「士」，父親也是「商」，而我這名工程師可算是「工」吧。高祖父後來回鄉，曾祖父「瑞高」，年輕時還遠渡重洋，到過美國西岸的三藩市。後來他回到香港，在九龍深水埗開設店子，經營出入

口及匯兌生意，當時稱為「金山莊」。由於有外國聯繫，曾幫助一些鄉人去美國加州、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發展。他以高壽去世時，我還在母親腹中，不及見面。從他的遺照看來，相當慈祥。

祖父「樂達」是獨子，在鄉間讀書。據云應過鄉試，中過科舉，但不幸受了鴉片之害，享壽不高，墓穴選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祖母去世的時候，我讓她與祖父合葬在相連的墓地。曾祖父和後來我的父母親都同葬在這裏。

我與祖母的關係比父母猶深。我一直由她照顧，自立之後，亦一直奉養她多年，直至她九十高壽辭世。隋朝李密呈給皇帝的《陳情表》中，有「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句，我唸來深有同感。

祖母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自幼卻要隨俗纏足。早年守寡，一次冬夜回鄉，她乘坐的船中途遇險沉沒，天寒水冷，月黑風高，她竟然能抓著一塊破碎木板，載沉載浮，後來為附近船家救起。反而是伴同的年輕婢女，卻遇溺身亡。

我從小就跟著祖母生活，在香港、新會、廣州、澳門團團轉，反而與親生父母同住的時間少得多。她自己雖沒讀書，但對我的學業非常重視。在戰亂的年代，許多兒童無法上學，她卻堅持不讓我失學。結果我不但沒有綴學，還跳了班。

祖母懂得好些手藝，給人加工，例如縫紉、造帆布鞋面，賺些微薄工錢。有時到親戚家中裁衣服做棉襖，烘餅裹粽。間中求神唸佛燒香，或玩天九牌消遣。殘餘的香枝可以拼成人物形象，骨牌也可疊砌成建築模型。這些便是我童年時的玩具。

一直到我畢業後幾年，儲錢供了一層小房子，她的生活才顯著改善，有獨自的房間，起居飲食有女傭侍候。閒



來到隔鄰的電影院看戲，我間中陪她出外飲食，欣賞粵劇。又設法讓寡居的姐姐自鄉間來港，與她作伴，父親也來一同居住，相信她亦感到老懷安慰。

1967年我在英國公事考察，卻不料有一晚在倫敦輾轉無法成眠，身心不寧。翌日噩耗傳來，說祖母辭世，時間竟與當晚心緒不安之時吻合。也許真如有人所說，至親之間雖遠隔重洋，腦電波亦會發生感應。公事一完，便取消原定旅遊計劃，立刻飛回香港，料理她的喪事。最可惜的是趕不及回來在她有生之年成婚，了卻她的心願。

我幼時曾回鄉，年紀雖小，還記得鄉前有一條美麗的小河，兩旁植樹，船夫撐槳渡河。十四歲那年，我隨父親回鄉參加宗族的清明十年大祭。祖居的青磚大屋曾經修葺，一入門是天井，大門邊有石舂，有石級可上二樓的露台。左邊是廚房，右進是寬敞的大廳，左右各有兩個臥室。屋頂蓋瓦，廳有頂窗透光，房內也有可開闔的天窗。木製傢具，古老大床，顯得有點陰森。巷對面的小園，雖有圍牆，但已荒蕪多年，只餘禿樹野草，原有書屋亦已破爛。

那年一別，神州解放，土地改革，母親返回香港居住，鄉事再無人理會。祖屋拆成平地，果園也充公用。直到80年代，政治較安定，父親懷鄉心切，問我要錢回鄉重建一座兩層的小屋，亦只讓族人借居。

全國經濟改革，風起雲湧，新會也不例外。我退休後獲邀回去參觀，順道回故鄉一遊。相隔了四十多年，眼前景象，依稀與回憶相仿。小河渡艇，稻田漁塘，無大更改，村內添了水電設施，公路也大為改善。村前古老門樓為清光緒年間所建，刻有「南屏里」三字，小河亦以南屏為名，一衣帶水，還是渡公操梢。幸事前預約親戚引帶，不然真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之困。鄉

土氣息，兒時往事，縈懷於心。回鄉一行，又勾起思鄉之情，希望自己的家人也能對鄉情稍加認識。其後分別約了繼母弟弟，和自己的妻子兒媳回鄉看看。

父親在鄉間出世，少年成長在香港，在英文書院唸中學，這在當年相當罕有。據說成績不錯，考得獎學金，他卻放棄了，轉而從商。他與祖父同是家中獨子，當時中國社會盛行早婚，尤其大家庭更是三妻四妾。曾祖父在他中學畢業之年，便給他娶妻立妾，以現在標準來說，確是匪夷所思！

父親的岳家是廣州的望族，大媽是大家閨秀，從照片看來，面貌端莊。可惜卻受命獨居鄉間，抑鬱早逝。留下一個女兒，由祖母扶掖長大。我無緣見大媽，只有深表同情，首次回鄉也特地跑去她墳前致祭。庶母最得父親寵愛，差不多終身不離左右，她育下的多名女兒，亦享有較好的生活。

我們這個大家庭人數雖多，卻很少同居共住。父親成家後很早便獨立門戶，大媽早逝，父親續弦，在江門市迎娶了我的母親。她出身舊式家庭，從小就受禮教培育，幸有機會讀書識字，沒受纏足束縛。個子矮小，性格和順，謙厚忍讓，不怨不抗。三從四德的她，和前妻一樣大部分時間被指令鄉居，形單影隻，加上戰亂頻仍，過著凄苦坎坷的日子。鄉間雖有數十畝祖田，交給宗親耕種。她僅靠佃戶隨意給予多少穀米以維生計。解放後土地改革，還害怕得急急逃回香港。

即使父母偶爾會同居一地，家中仍以庶母為主，父親出外飲宴，陪伴在側，母親留在家中，默默無聞，做些家庭雜務。在父親異居他地時，她仍定期修書問候。我偶而看到她的信稿，字跡端正，語氣修辭，非常恭順。在兒女面前，也沒有抱怨丈夫。

母親回香港定居後的幾年，父親一直在台灣，沒有接濟。為了生活，母親接了些零碎雜項回家加工，間中亦到親戚家幫閒。1954年底，兒女將近畢業，生活初露曙光，惜造化弄人，晴天霹靂，她卻患上絕症。我給她找到當時最好的醫療料理，可惜無法挽救。

病中需醫護照顧，後期要遷出瑪麗醫院，只好住進私家醫院。不足兩月撒手塵寰，逝世前幸好能看到兒子大學畢業。父親這時禍不單行，台灣家中失火，還牽入官司漩渦，無法回港。母親的喪事，還得我獨力撐持。

母親去世，家徒四壁。但喪禮隨俗，並不從簡。我擔負主要的經濟開支，向外舉債，實際安排聽命兄嫂。墳地在香港仔永遠墳場，墓穴居山崗上，俯瞰海峽，穴前還植了兩棵柏樹。出殯那天，送葬行列徒步經過中環往香港仔。領前一隊樂師，跟者是孝帳，白布環繞。我以孝子身分擔幡披麻，兩位好朋友扶持在側，不少親友隨行。幾名佻夫抬著棺木和祭品，另一組吹敲樂隊押後。上到墳場，在法師指示下安葬，撒土安灰，燒香燃燭。

之後又是一連串的習俗儀式。首先是頭七，請了道士尼姑，靈前誦經，晚膳款待弔祭親友。入夜後，到屋前路邊，有紙紮金橋銀橋各一道，及樓房汽車婢僕，由我捧著母親靈牌逐級過橋，然後焚化。我不相信這些陽間象徵財物，會真的轉入陰曹，供亡母享用。但喪親哀痛，我也無暇另持異議。隨後又是十二夕回魂，三七，五七，和尾七，連續多天舉行法事儀式。我在新界遙遠工地，剛剛上工，亦無假期。日間下班趕回港島家中，擾攘至深夜，稍作假寐，天剛微明，又得趕渡輪巴士回水塘，在酷熱的工地中，進行各項繁重的工作。由母病初發至喪禮完成，一連十月，精神、體力、財力，全部嚴重透支！

我從小跟隨祖母，難得與父親同居一地。即有短時期

同處，作息時間不同，見面也很少。父親英文教會中學出身，卻愛好中國古典文學，閒中吟詩填詞。他要我強記詩文，當時相當吃力，但日後長成，對舊文學愛好日增，反而十分懷念往日的強迫背誦。戰爭期間，父親四處奔走，在香港日治期間，他填了一首《鷓鴣天》詞唸給我聽：

元旦乘船上北江	車回深圳度端陽
中秋空賞香城月	佳節思親惹恨長
尋好夢 斷人腸	輪蹄鐵破費周章
枝枝樹樹繞三匝	倦也仍需振翼翔

詞中意境潦倒，淒怨動人，我一直深記。和平復員後，他回復往日辦出入口的百基洋行。國內百廢待興，生意蓬勃起來。他塘西夜宴，飲食豪闊。但兒子仍如以往，生活窮困，缺乏父愛。入學後也沒有一件小小的獎品。不過兩年，時局逆轉，韓戰爆發。美國禁運，父親生意停頓，遠走台灣，投資礦業再度失敗。母親病重離世後，我已大學畢業，他便回來要求我克盡孝道。之後三十多年，我一直毫不間斷地資助他的生活。

到我有自己的居所，讓他同住，有傭人照料。我婚後有了兒女，作為爺爺，他才懂得買些玩具，抱抱孫兒。他給我作了一首短詩，聊表心意。

年逾七十老昏庸	喜抱孫兒喚敏中
但願長來聰且慧	一般賢孝與父同

有趣的是，他自己也結婚了。以前幾個妻妾，採納舊式，沒有註冊在案。這時為了讓他在台灣同居的女人和兒女來港定居，得照香港法例正式結婚。這位繼母在台灣長大，通曉日語，她投身旅遊，收入不俗。她置了物業與父親同住，到她兒子長大去美國讀書，她亦隨去。父親又得

覓地而居，我買了個交通方便的單位給他養老，廳房廚廁俱全。他另邀一個老友同住，幫他做家務，閒時奕棋賦詩，回鄉旅遊，佛堂談禪，倒也逍遙寫意。他另有幾位詩文書畫的朋友，不時雀局聚宴，其中名士有畫家趙少昂和張韶石，書法家陳荊鴻。父親八十壽宴，我遍邀親友，這幾位書畫名家也有列席。

這時國內亦已開放，初時生活仍困，父親帶入少量金錢，加上音響、電視、雪櫃等禮物，已使他在廣州、江門、新會鄉間大受歡迎，在各地輪流小住。老父雖然吸煙飲酒，也有不少不良生活習慣，但健康還算不錯。七十多歲時他心臟病突發，我立即送入醫院，兩接臨危通知，都大難不死，再享十多年福。一年回鄉，期間再度病發不治。我隨即趕入江門市辦喪事，鄉親父老，濟濟靈堂告別，攜骨灰回港安葬，香港親友齊集追思。積閏享壽，亦過九十，可稱笑喪了。

父親兒女十多人，異母所生，年紀參差，時空阻隔，性格迥異。我的童年多是形單影隻，無以為伴，看到別人兄弟情深，十分羨慕。我有個異母哥哥，年紀相差頗大，小時見面不多。反而他的大兒子，與我年紀相差不遠，喜歡接近我，大學時期住在我家三年。畢業後成為建築師，設計香港產品在世界各地的展覽場所。

多年後從台灣來了個小弟弟，跟隨生母來港認親。小小的個子有點怕羞，見面之下，兄弟之情油然而興。想到自己孤零寂寞的童年，便希望與他能成為好兄弟，給他提攜照應，但年紀輕輕的他，卻未必感受到哥哥的情意。

婚後，妻子對這位小弟弟也很好，我的兒女大了，他也常來小住，和他們很開心的玩在一起。我們一起遊車河，沙灘海泳，游樂場嬉戲。我還鼓勵他求學，這一切都是我小時夢想身為哥哥應做的事。後來繼母與他選擇移居

美國升學，照顧父親的責任又全落在我身上。弟弟在那邊唸化學工程，我亦多次探望他家。侄兒小時也喜歡我這個伯父，我也愛他的童真。短短幾天相聚，他會特地早起，哭著送我出門，依依不捨。

姊姊數目比兄弟多，多為庶母所生。同母所生只有一個姊姊，戰時隨母居鄉，生活艱苦。後來做了護士，結了婚生兒育女，卻又可惜早逝。眾姊姊中以大媽的獨生女待我最好，她老年移居澳洲，我亦多次探望。最後一次趕去慰問，不久便成永訣。與我年紀最接近的八姊，可惜戰時患病不治。結婚後，我盡力與各親人保持聯絡，每有家庭喜慶，或居外地的回港，或我外遊，都設法安排彼此見面，維繫感情。

受環境和性格所限，我大學畢業後多年才結婚。學生年代沒有餘錢交際。進了大學，那年代沒有女孩子會讀工科，在宿舍裏亦全部男生。畢業後在偏遠的工地生活和工作，接觸的亦是男性。入了工務局，回到市區工作，多了接觸機會，可是能合得來的卻又陰差陽錯，造化弄人。

後來認識了現在的妻子，政府卻派我赴歐考察一年，兩地分隔。期間老祖母辭世，回港後居喪期滿，才在香港大會堂註冊，舉行婚禮。當年時興大型婚宴，我亦循俗照辦，選了中環告羅士打酒樓(現今置地廣場)，那裏地方寬闊，足以容納六十桌酒席，所有相熟的親戚朋友同事都請來了。

妻子出身在一個香港大家庭。祖父與父親都是律師，創立一所頗具盛名的律師行。在三十年代的香港，她父親已懂駕駛私家車。祖父有幾個妻室，十多個兒女，她母親的外家也旗鼓相當，舅父姨輩竟然排到十九！可惜岳父英年早逝，外母辛勞養育兒女，我的妻子中學畢業後再進修

專科，後加入政府工作。她妹妹則較幸運，可以修讀大學，投身教育界，哥哥亦克承父業。

婚後到台灣度蜜月，微小的積蓄僅夠婚禮開支，旅行費用還得問朋友借錢湊合。當年旅行還未成風氣，同團不過五人，很巧另一對也是新婚夫婦。台灣那時經濟尚未起飛，一切都比香港落後。但山川秀麗，文物薈萃，國民黨撤離大陸時，把全國最好的古代文物帶走，在台北建了一座美奐美輪的故宮博物館。藏品豐富，青銅寶玉、書畫雕塑、陶瓷琺瑯、古代科技，琳瑯滿目。日月潭、阿里山、橫貫公路、澄清湖，山明水秀，令人心曠神怡。在這優美的環境中，我的兒子已然成孕，回港不久便夢熊有兆。

妻子剛成婚便有孕，當然是喜事。但我們卻要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我希望她作一個賢妻良母，留在家中撫育兒女。家中雖有女傭，但照顧孩子，那及得一個有教養有親情的母親。雖然捨不得辭去自己的職位，她還是接受我的意見，全心全意相夫教子。日後，家中有她主持，添加了家庭溫暖，兒女易於受教，對成長過程和品格培養，非假手於人所可比擬。

我希望婚後頭胎是兒子，果然幸運地得償所願。懷胎期間，我觸摸到胎兒在母體中的滑動，出生後初見他可愛的面孔，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和初為人父的喜悅。在他出世那天，便開始代他寫日記，讓他知道自己如何長成。我自己也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過兩年女兒出世，一並加入，變成兩兄妹一起成長的日記。一直維持到兒子十二歲小學畢業，能夠自行記錄。他們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不必我代庖了。我也相信，別人很少有我這樣的心思和毅力。

兒子慢慢長大，生活中許多妙趣的細節，我都用不同形式記錄下來。到他過了一歲，我們希望添個女兒，讓兄妹有伴。結果又心想事成。三年之間，由單身變二人世

界，再變成一家四口。放工回家，抱抱嬌兒，親親愛女，日間的疲勞頓然冰消。

孩子自幼調教，不驕縱便易聽話，夜裏也安睡，日間不胡鬧。玩具自然要買，兒子喜歡車子，每星期給他買一架 Match box 不同款式的汽車模型。女兒喜歡毛娃娃，也不時給她添新款。大了要入幼稚園，做媽媽的可忙了，往日的女傭也離開香港，除了家務外，還得管接送兒女上學。

再大一些，兒女上了小學，都回到我昔年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的附屬小學。除了功課外，又得給他們學習別的技能。讓他們上繪畫班，老師能幹，把學生的作品送到大會堂展覽。鋼琴也不可少，請了教師來家教習。兒子再加上小提琴，女兒則習芭蕾舞。運動方面先由我啟蒙，培養了興趣，再讓他們選項找專人施教。讓兒女生活多姿多采，發揮天份，都是為父母的必然心態。平日住的地方是多層大廈，孩子活動空間有限。那時新界有個園林屋邨「錦繡花園」，售價便宜，用分期付款方式買下來，讓孩子多個活動的天地。於是每周都駕車去這個兩層小別墅度周末，屋旁有私人空地可自栽花木，邨內有會所和康樂設施，打球、游泳、划艇、騎單車的地方都有，他們很快也都學會了。

我喜愛中國古文學，也想培養他們的興趣。每個周末，要他們自己抄一首唐詩，並加以背誦。希望有了基礎，以後他們自己發掘，好好欣賞領會中國豐厚的文化。旅行亦是我的愛好，當時國內旅行條件較差，但風景文物啟發較多。到了華東，他們會想起三國誌故事，到了北京和西安，會追懷歷朝文化。到可獲政府津貼家人旅費時，更多到外國旅行，增廣見聞。以他們的年紀之小，去過地方之多，相信少人能及。



升學擇業，兒女享有充分自由。我沒給他們指定那個專業，只要肯求上進，有能力為社會服務便可。小時候學校問他們的志願，兒子說喜歡做工程師，我便買了一些工程模型零件，讓他自己裝配，發揮想像力。女兒說喜歡做醫生，我也買了些醫療模型玩具，讓她裝模作樣的掛聽筒，試探熱針。

但最後選大學專科，他們並沒有跟隨童年思維。兒子選了去美國加州大學唸工商管理，女兒往英國進了歷史悠久的倫敦經濟學院。兩所大學都是國際馳名的學府。獨自去外國求學，一則可感受他國的文化，二則亦足以訓練自立能力。雖然負擔不輕，也得如他們所願。結果兩個都學成回港工作。幾年後兒子再去美國賓州 Wharton 學院考取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MBA)，女兒也一邊工作，一邊進修考取碩士。兒女婚姻自己選擇，都適意和睦。媳婦與女婿均學有所長，服務社會。兒女結婚當日，在台上致詞，都感謝父母多年養育親恩。有了孫兒，更平添不少樂趣。更堪告慰的是，兒女學有所成，都能回港服務公營機構，為社會稍盡綿力。